

Biography · 传记



Marguerite Duras

Laure Adler

## 杜拉斯传

[法] 劳拉·阿德莱尔 著 袁筱一 译

 重庆大学出版社

# 杜拉斯传

[法] 劳拉·阿德莱尔 著

Laure Adler

袁筱一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杜拉斯传 / (法) 阿德莱尔 (Adler, L.) 著; 袁筱一译.  
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4.8  
ISBN 978-7-5624-8449-3

I. ①杜… II. ①阿… ②袁… III. ①杜拉斯, M. (1914 ~  
1996) —传记 IV. ①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57121号



楚尘文化

官方微博: 楚尘文化  
公众微信: ccbooks

杜拉斯传 dulasi zhuan

[法] 劳拉·阿德莱尔 著  
袁筱一 译

责任编辑 熊淼江  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
出版人 邓晓益  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 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  
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×1000 1/16 印张: 37.5 字数: 558千  
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624-8449-3 定价: 6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  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Biography · 传记

Marguerite Dura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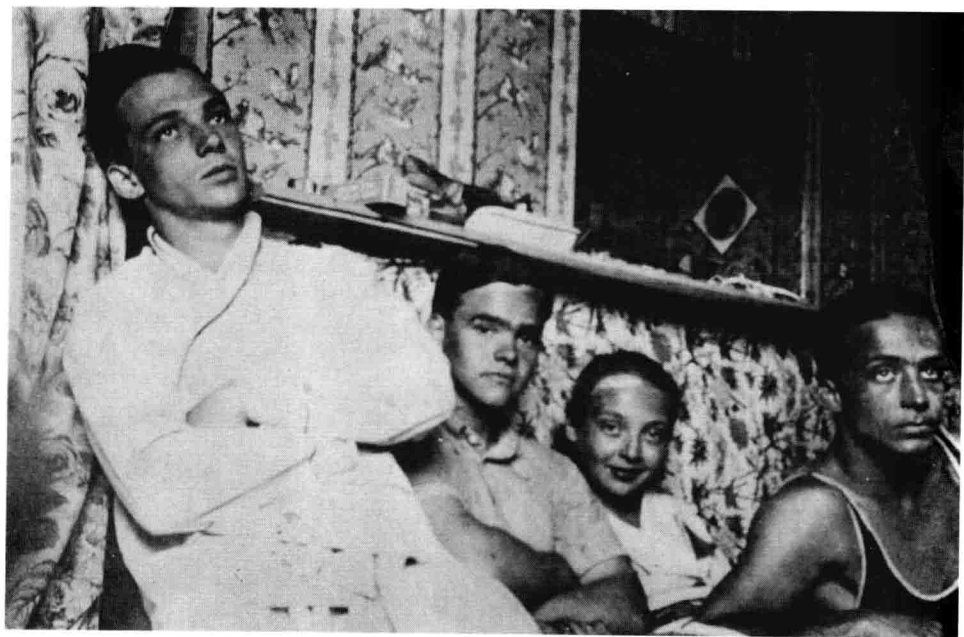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↑ 印度支那的童年。 © Gaopin Images



↑ 印度支那的童年。 © Gaopin Images



↑ 玛格丽特和大哥皮埃尔，她在《情人》中这样形容他：“他还算不上匪徒，他是家中的流氓，撬柜的窃贼，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。” © Gaopin Images





↑ 铅笔裙和双色无带浅口皮鞋：1940年代初期，玛格丽特就是时尚的标杆。 © Gaopin Imag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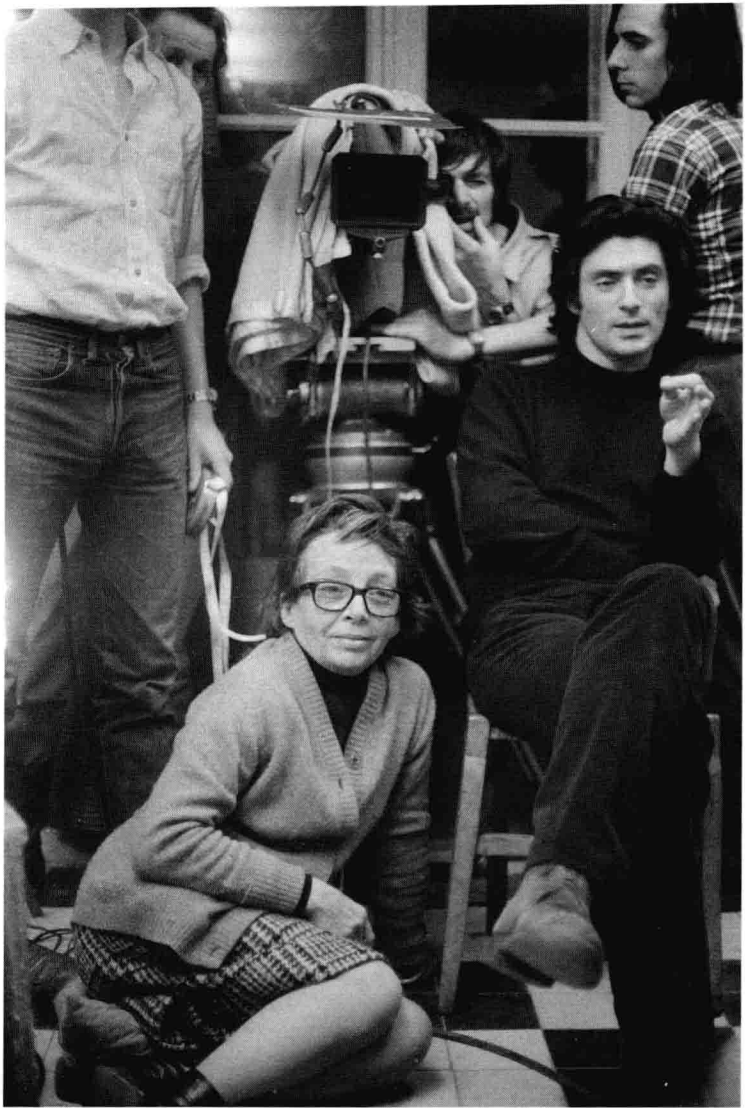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玛格丽特在两个对她都很重要的男人中间：左边是情人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，  
右边是丈夫罗伯特·安泰尔姆。 © Gaopin Images



↑ 杜拉斯和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于1942年结识。他当时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人。

© Gaopin Images



↑《黄色太阳》(1971)拍摄期间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与萨米·弗雷。对于影片上映后遭遇的批评，她回应道：“《黄色太阳》，它是一部电影。反电影属于电影。反文学属于文学。为什么不能有拍不成的电影，不可能的电影？” © Gaopin Images



↑ 1971年,《黄色太阳》拍摄期间。 © Gaopin Images

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游一般，弄不懂什么是故事，什么是生活。

写了那么多东西，我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影子的生活；我觉得我不再是在地面上行走，而是在飘，没有重量，四周也不是空气，而是阴影。如果有一束光进入这阴影，我会被压得粉碎。

奥古斯特·斯特林堡<sup>①</sup>《书信集》

---

<sup>①</sup> August Strindberg (1849—1912)，瑞典现代文学的开创者，戏剧家，小说家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童年的根 .....          | 9   |
| 第二章 母亲，女儿，情人 .....      | 65  |
| 第三章 玛格丽特·罗伯特和迪奥尼斯 ..... | 107 |
| 第四章 从附敌到抵抗 .....        | 149 |
| 第五章 幻灭 .....            | 227 |
| 第六章 关于沉沦 .....          | 381 |
| 第七章 情人之园 .....          | 479 |
| 附录 I “丈夫，这个自私鬼！” .....  | 577 |
| 附录 II 致伊莎贝尔·C的一封信 ..... | 585 |
| 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目录 .....      | 589 |
| 译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593 |

## 序言

我的遭遇是从一本书开始的，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。我在租来的一幢房子里发现了它，和其他的书在一道，疲惫的。那甚至还算不上是个书架。它也没有逃脱其他火车站小说的命运，被海滩的阳光烤得焦黄，抑或是被夜晚的暴雨涤荡得水迹斑斑。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地选择了它。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觉得它是在等我。那个夏天，我遭受了个人情感上的一次重创，以为自己永远恢复不过来了。我可以证明，是一本书帮我缓过劲来，让我鼓起勇气面对明天，它的时间替代了我的时间，它的叙事环境替代了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。《堤坝》里年轻姑娘那一份野性的执着，那一份满含着爱的智慧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回到巴黎以后，我想要给玛格丽特·杜拉斯写一封信。

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我把信放在圣伯努瓦街的邮箱里，两天后，玛格丽特给我来了电话。她想要见我。说说话，她说。我犹豫了，说实话，犹豫着要不要跨越这一步去见她。一本书能给的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，它的作者却未必能给……再说，那时的玛格丽特似乎属于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圈子，虔诚地宣扬那种洋洋自得的圣徒传记式作品，宣扬作品的“真”不复存在，至少她自己是那么做的。

对于杜拉斯的世界，和我的同龄人一样，我知之甚少。日渐腐朽的印度，混杂着印度支那小村庄黄昏日落时的场景。对我而言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杜拉斯所意味着的：对一天将尽的这个时刻的追忆，世界的粗糙不平隐没在黄昏的阴沉里，恐惧和暴力似乎都缴械投降了，但是仍然在阴影中徘徊。在那样的时刻，在那样的黄昏时分，所有的袭击都可能发生。殖民地别墅的白炽灯光尚未点燃，而黑暗也尚未浓



厚到令流浪者和灾祸预言家驻足的地步。

在那个时刻，小女孩应该留在家中。也是在那个时刻，有一次，在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有个从来没有违背过母亲命令的小女孩走出了家门，在她身后，黑暗中，一个乞丐大叫着突然跳了出来。小女孩跑啊，跑啊，她再也没能缓过劲来。一直到生命迟暮，这尖叫声仍然停留在她的记忆之中，挥之不去。

敲响圣伯努瓦街的门铃时，我有点惴惴不安。不，我没有再去读杜拉斯，但是她一直让我感到害怕。她的声音，她的风格，她的光芒在我心中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杜拉斯传奇，我既有对传奇人物的一种不正常的好奇心，又有一种对作家的赞赏。我却发现全都搞错了。玛格丽特来开了门，把我领进厨房，为我准备咖啡。一双活泼的眼睛：这是我的第一印象。非常充沛的精力，笑容满面。后来我得以不断地接近她，而这印象也一直没有改变：她最亲近的，分列在她不同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朋友（因为在她对待不同朋友时，在对比强烈的写作的选择中，在相去甚远、经由她精心区别的各种理念前，她的确会展示不同的人生），在追忆她时几乎都会说：玛格丽特留下的，是她的笑。调皮的，孩子般的，传达友情的，讽刺的，甚至是满怀恶意的。玛格丽特笑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人，男男女女，甚至她自己。那天，她也是一边说一边笑，一直在笑，谈话是从镜子旁钉的那些照片开始的，她的童年，谈论她的小哥哥。我记得，她还谈到了她的母亲，谈到了她和儿子的各种奇遇。

我们继续不定时地见面。但更多的是电话交谈。玛格丽特专门爱在夜半时分给人打电话。每出一本书，她都会像个小女孩那般焦灼不安，急切地问你的看法，拙态百出却又不容分说。她生病了，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往来。她把自己隔离起来，一个爱她的男人在照顾她，保护她。我从来不是她的朋友；可能算得上一个她“比较喜欢”的人，这是她的话，一个她喜欢随便谈谈什么的人，什么都能谈，又什么都不谈，从做菜到电影，文学，时装，杂闻，政治，就这样，事先也没什么意向，随意，谈到哪儿是哪儿的那种谈话。她喜欢孩子，喜欢到几近疯狂。我的女儿蕾阿就是在那本《蓝眼睛黑头发》出版